

# 外國人退休後幹嘛？

## 德國人出租老年人

你聽過“出租老年人”嗎？德國柏林有一項很火的服務叫做“出租老年人”，顧名思義，德國年輕的單身家長可以租個老年人回家，幫助她們在家照顧孩子。

德國政府這項服務一出現就受到了歡迎，700多名家長等待租個老人回家。“出租爺爺、奶奶”計劃不僅讓負擔沉重的單身媽媽、媽媽們減輕壓力，還可以豐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，解決了許多現實問題。

## 意大利人捨得為自己花錢

要問哪個國家的老人最捨得花錢，意大利實至名歸！

除了旅行享受生活外，意大利的老人們還很注重自己的儀容儀態。她們很喜歡給自己購買首飾、服裝等，對着裝打扮非常的講究。

意大利的“六七十歲年輕人”在穿衣打扮、外出旅遊等方面是各年齡段中最肯花錢的，其消費總額佔了意大利全國消費總額的三分之二。

## 韓國人再就業

70歲已是古稀之年，老人們應當在家安享晚年，但在韓國卻是另一番景象。現在的韓國正在刮起一番夕陽就業風潮。

韓國老齡化問題越來越重，許多崗位空缺無人就任。司機、保安、服務員、快遞員、咖啡師等基本服務行業，經常可以看見老人的影子。

## 英國人創業

在英國，退休老人除了參加志願性的慈善機構外，不少人還開創新事業，如開咖啡館、小飯店或是做企業顧問、開辦諮詢公司等。

有的老年人乾脆當起“作家”，在家寫作，以積極的方式豐富自己的退休生活。

## 瑞士人儲存“時間銀行”

“時間銀行”是由瑞士聯邦社會保險部開發的一個養老項目——人們把照顧老人的時間存起來，等到將來自己老了、病了或需要人

照顧時，再拿出來使用。

申請者必須身體健康、善於溝通和充滿愛心，每天有充裕的時間去照顧需要幫助的老人，其服務時數將會存入社保系統的個人賬戶內。

當她需要別人照顧時，可以憑着手里的“時間銀行卡”去“時間銀行”支取“時間和時間利息”。在信息驗證通過後，“時間銀行”會指派義工到醫院或她家中照顧她。

## 波蘭人愛學習

波蘭的老人們退休後依然渴求學習更多的新知識，如學電腦、音樂、外語、寫作等，並且視學習為一種不可缺少的生活樂趣。

## 中國人帶孫子



# “媽媽，今天可以不上學嗎？”你的回答可能影響孩子一生



如果有一天，孩子對你說：“媽媽，我不想去上學了”，你會如何應對？

大多數父母第一反應肯定是“不行”吧！

## 一

《城南舊事》中的主人公英子，在上一年級的時候喜歡賴床。

一個下大雨的早晨，聯想到不舒服的上學場景，她竟有勇氣賴在床上不起來，跟媽媽撒嬌：“媽，今天晚了，我就不去上學了吧？”

顯然，媽媽做不了爸爸的主。英子賴床的後果是：被一向嚴格的爸爸抄起雞毛撻子，從床頭打到床角，從床上打到床下，外面的雨聲混合着她的哭聲……最後還是冒着大雨上學去了。

媽，先會脫口而出：“不行，快起！”

早晨時間原本就緊，哪里容得孩子在這墨迹，如果這時候孩子還不肯起床，免不了挨一通胖揍，最後哭哭啼啼，還得去上學。

遇上好脾氣的媽媽，不免一番“唐僧式”說教：

“不上幼兒園怎么行呢，小朋友每天都要上幼兒園的。”

“寶貝，不上學不行啊，老師會批評你的。”

“你看這樣好不好，你起來上學，周末媽媽帶你去買那個玩具”

……

可這次買玩具滿足了他，下次他還想要別的來跟你討價還價。長此以往，你會發現欠

孩子的“債”越來越多……

又或許這小不點撒嬌、賣萌、裝可憐技能並用，大大的眼睛中再噙點淚水，當媽的心立刻柔軟如一灘春水：“好吧，寶貝，那今天就休息一天，媽媽給你老師打電話。”

但這樣你會在孩子面前變得沒有原則，也會讓孩子知道只要撒嬌哭鬧，就會得到滿足。顯然，這些都不是最佳處理方式。

## 二

前幾天，我偶然看了一本書——《今天，我可以不上學嗎？》

書中的媽媽同樣遇到了這個棘手的問題，然而她的回答和做法相當機智，最後孩子竟然開開心的上學去了！我們來看看這位媽媽是怎么完美解決的。

清晨，小主人公直接了當提出：“媽媽，今天我可以不上學么？”

書中的媽媽怎么說的呢？

“好像不可以吧。”余下便無多話，繼續收拾整理。

“媽媽，今天我真的不想去上學。”孩子繼續堅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。

“嗯……那好吧。”

沒有指責，沒有評判，媽媽竟然接納了孩子不合理的請求。接下來，媽媽以半旁觀半參與的方式，陪伴並引導着孩子。

“不上學，你準備干嘛呢？”

“今天，我可以去做時裝模特嗎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今天，我可以去潛水嗎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今天，我可以像公主一樣慢慢的享用很多很多種早點嗎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今天，我可以飛到很高很高的天上去嗎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小姑娘向媽媽發問，媽媽全然接納。

書看來，我驚奇的發現，雖然小姑娘彷彿在不着邊際的提着要求和想象，但她的各種想象都沒有離開配合上學這條主線。

“收拾好了，可以一起走了。”此時小姑娘已經滿臉帶笑背着書包準備和媽媽出門了。

“我去上班了。”媽媽笑着說。

“我去上學了。”孩子回應着。

就這樣母女二人一起，高高兴兴踏上了出發的路。

真的很神奇，媽媽沒有指責，沒有說教，不兇不吼，全然接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，認同孩子的幻想。當感受被看見和接納，孩子在穿衣、洗臉、吃飯時進行了自己天馬行空的想象，幻想結束又快樂樂地按時上學了。

這樣，媽媽借此機會瞭解到孩子想做時裝模特、想潛水、想悠然的吃早餐、想飛到高高的天空上的各種奇妙思想和願望，多么美好。

## 三

其實，遇到一些孩子的不合理要求時，不要焦慮，而要儘量用巧妙的方式引導孩子，給孩子打開想像世界的空間。

人本主義心理學創始人卡爾·羅杰斯說過：要相信一個人想要被主流社會價值認可的天然傾向。如果不被過多干涉和限制，孩子會選擇向主流社會所認可的價值方向發展。

如果父母把決定權交給孩子，孩子都有解決自己問題的能力的。反倒是父母一次次自認

# 沒有選擇的好處

我們通常覺得給予客戶自由選擇的權利，他們應該對我們的產品和服務更加滿意，但大多數的時候恰恰相反。

蘋果的產品就不給用戶提供什麼選項，它卻被全世界的“果粉”所追捧。在蘋果之前，手機廠商爲了滿足不同人的需求，要做出幾十款甚至上百款手機，無論是諾基亞還是三星，都是如此，以致用戶挑花了眼。人永遠

都是這山望着那山高，如果自己買了A款手機，看到同伴用B款，就會期待自己的手機兼有這兩款的優點，因此總是不滿意。據華爲公司董事何庭波女士講，三星在蘋果手機出到第三代的時候，突然意識到這一點，於是將上百款手機砍到只剩下一個巴掌就數得清的幾款，結果靠着區區幾款手機，三星反而長期佔據着市場份額第一的位置。

的是一絲不苟。于他們而言，音樂會是一周一次或多次的社交場合，演出前四十分鐘走進一樓大堂，就是漫長的寒暄問候：“可有日子沒見了，您近來可好？”“少見了您哪，什麼風把您給

吹來了？”諸如此類。

# 在美國聽音樂會

赴美之前，在國內聽聞國外的古典音樂會如何如何，大抵有三個印象：其一，必定是場場爆滿；其二，滿座高朋都須髮花白，從音樂廳後排眺望，好像滿場的蒲公英；其三，在場的都是行家里手，個個捧着樂譜甚至總譜，啞摸著音和音、章與章之間那點兒意思——霸王回營走五步顯驕縱，“拉三”末樂章慢速就露了怯，就連叫好也得跟《大宅門》里萬筱菊所言：“瞧瞧七爺叫好，句句都在眼節上。”

百聞不如一見，去年面試時頭一回在美國聽音樂會，史蒂芬·哈夫與印第安納波利斯交響樂團連演四天《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》，兩千多人的大場地。初次見識這么大場面自然愈慢不得，全套正裝，用發油抹出個紳士頭，帶上下午剛由哈夫親自簽名的原版譜，書脊都還硬着，夾一支鉛筆，方便標記演奏家的靈光一現。

沒承想一走進音樂廳，兩邊的觀眾紛紛肅然起敬，有行注目禮的，有指指點點的。等到落了座，邊上的老奶奶思索再三，終於忍不住好奇道：“你也是樂團成員嗎？”答曰：“普通學生，在學這首曲子而已。”總算不再有人追問。待到演至十八變奏，到了下午在訪談中與哈夫約定的神來之筆時，實在難掩激動，流着淚在譜上畫了個大大的圈兒。這一筆算是引起了兩邊觀眾的強烈關注，協奏曲結束，周圍的人紛紛探過頭來，一邊遞紙巾，一邊八卦：“剛剛他是彈錯了嗎？你畫圈兒幹嗎呀？”我連忙澄清說：“沒、沒、沒，彈得太精彩了，忍不住標記一下。”探過頭來的觀眾們恍然大悟，原來如此，紛紛表示雖然第一次聽這曲子，但真好聽啊！

那天是初到美國，聽完《帕格尼尼》，我只想喝碗熱湯，便捨棄了下半場交響樂，打車找餐廳吃晚餐。結果一上車，這身打扮與手上的樂譜

再度引起強烈關注，司機小哥無比熱絡：“今晚演的啥？”“帕格尼尼。”“演得如何？”“相當成功！”“您是樂團指揮嗎？”“我就一觀眾。”

這樁事兒直到入了學我才算徹底明白，不論在哪國，帶着樂譜去聽音樂會怕還是過於殺氣騰騰了。想想如果是自己的音樂會，上場一鞠躬就瞥見台下齊刷刷一人一本樂譜——這是來聽音樂會的，還是來組團尋仇的？要是彈得精彩也就罷了，萬一哪兒出個錯，台下再冒出一片味味的訕笑，那場面——殺人不過頭點地啊。

後來在克利夫蘭，每每去隔壁慎思堂聆聽大腕兒們現場的震撼教育，阿格里奇、內田光子、蒂博代、哈梅林、理查·古德，不勝枚舉。慎思堂的座位分三六九等，除池座、樓座外，還有專門的包廂與“盛裝圈”（前座、正座），除了高高挂在天花板下的樓座觀眾們穿着稍顯隨意一些，池座、包廂與“盛裝圈”的觀眾們都正裝出席，不少老派的紳士、淑女更是如參加舞會一般，端



等到大廳正式開演，就是整晚最無聊的時刻。盛裝的大叔大媽們正襟危坐，恪守着嚴苛的禮儀，音樂卻未必入得了耳，怕是剛纔的寒暄問候已花去過多精力，稍不留神就會陷入無可挽回的夢囈之中，只剩沉重的“偶像包袱”還在強撐着。好不容易熬到樂章間，禮儀規定這會兒可以咳嗽，此時人群里需要有個領咳的，一旦領咳的開了口，全場就開始彼此效仿，有的沒的都咳兩聲，伴着些許尷尬的笑聲。這便是絕大多數觀眾在大部分場次中的極少樂趣之一。

除此之外，最大的樂趣莫過於半場或全場結束時，雷鳴般的掌聲響起，全體觀眾紛紛起身

喝彩，若是關於“精彩”的形容詞儲備不足，此時可以多加學習。什麼“太棒了”“好極了”“難以置信”“令人震驚”，不一而足。同時一定伴隨着長達數分鐘甚至十來分鐘的掌聲，直到演奏家依禮節獻上返場作品爲止。而等到返場演奏結束，掌聲必將持續到全場燈光亮起，然後各自散去，各回各家。然而散場之際，每每遇上剛纔高呼“令人震驚”的觀眾，舉着份節目單詢問：“剛纔倒數第三首是這上面哪首曲子來着？”

如此說來似乎諸多戲謔之辭，彷彿音樂的觀眾都是一群“戲精”，每周一兩趟跑到音樂廳逢場作戲，死攔細節，擊節叫好彷彿都成了傳奇小故事。但終究有那麼兩種時刻，對於沒那麼懂古典音樂的普通聽眾而言，是真真切切地被音樂觸動、震撼，甚至潸然淚下。

其一是極致的炫技作品。演奏家一雙大手上翻飛，一衝擊速度極限的李斯特超技練習曲，或是音符密度大到令人窒息的改編曲，都能讓昏昏欲睡的觀眾一掃倦意，注意力重歸舞臺。其二則是至美至柔的音色。但凡人耳都對人聲最爲敏感，至美至柔的鋼琴音色，如在耳畔囁嚅，細膩之至，令聞者落淚。

二者一剛一柔，得其一者，已然是極具震撼力的現場，兼而有之，則可稱經典詮釋了。

在美國聽音樂會，一年下來，與想象中遍地專業觀衆的情形不同。論及專業素養，那些傳奇小故事中一身是范兒的票友們可稱罕有，但支撐古典音樂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、茁壯生長的人們，卻是代代相傳。或許他們不算特別懂古典音樂，但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古典音樂的發展，更以煩瑣而嚴苛的禮節約束自己，爲舞臺上的音樂家創造最佳的演奏環境。于音樂家而言，還有什麼比這更美好的事情呢？